

从《黄帝内经》探析李东垣“阴火”理论

赵心华¹, 鲍计章^{2*}, 倪红梅¹, 王庆其¹

(1. 上海中医药大学基础医学院, 上海市浦东新区蔡伦路 1200 号, 201203; 2. 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岳阳中西医结合医院)

摘要 李东垣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书, 其对脾胃病的论述奠定了中医脾胃学说的系统理论框架。“阴火”是最能体现李东垣脾胃学说特点的重要概念之一, 但学术界对其确切含义尚存在分歧。试从《黄帝内经》有关“三部之气”“壮火少火”“气机升降”“损者温之”的论述探析李东垣“阴火”的概念、病因病机以及治疗。

关键词 阴火; 李东垣; 黄帝内经

李东垣著有《脾胃论》《内外伤辨惑论》《兰室秘藏》等书, 其对脾胃病的论述奠定了中医学脾胃学说的系统理论框架。他所提出的“内伤脾胃, 百病由生”“甘温除热”观点以及所创的补中益气汤等经典方剂辟内伤发热治疗之蹊径, 独创新义。“阴火”是最能体现李东垣脾胃学说特点的重要概念之一, 但因其在书中虽多处运用“阴火”概念, 却均未能具体论述, 并且含义不一, 引发后世医家颇多争议^[1]。然纵观李东垣著作, 不难发现其著作中多处引用《黄帝内经》原文来阐述自己的观点, 并且在《内外伤辨惑论·序》中直书“仆幼自受《难》、《素》于易水张元素先生, 讲诵既久, 稍有所得; 中年以来, 更事颇多”, 可见其对《黄帝内经》有深刻的研究, 并且作为自己立论的理论基础。故我们认为, 从《黄帝内经》理论的角度来解析李东垣“阴火”理论更能接近其概念的本意。

在这里要强调的是, “阴火”概念非李东垣所原创, 宋代庞安常著作中早已有之, 张元素亦屡屡论及。李东垣脾胃学说的“阴火”是继承了前人的成果, 并有所创新和提炼的, 既含有普通“阴火”的含义。又有具体特指含义。多数学者认为, “热中证”以及“甘温除热”治疗大法为李东垣所

独创^[2]。试从《黄帝内经》有关“三部之气”“壮火少火”“气机升降”以及“损者温之”的角度来论述李东垣“阴火”的概念、病因病机以及治疗。

1 从发病角度而言“阴火”为内伤之火

阴阳本是中医学中的一对基本概念, 是对自然界相互关联的事物或现象对立双方属性的概括^[3]。《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阴阳者, 天地之道也, 万物之纲纪, 变化之父母, 生杀之本始, 神明之府也”。一般情况下, 水为阴, “火为阳”, 但是“阴火”概念中“火”前冠以“阴”字, 则说明此“火”非一般意义下的“火”。要明确“阴火”的含义, 不得不提“阳火”。在李东垣著作中, 除了多处提到“阴火”外, 还有三处提到“阳火”。其中除了一处是和“阴水”相对而言外, 即“阳火之根, 本于地下, 阴水之源, 本于天上”(《内外伤辨惑论·吐法宜用辨上部有脉下部无脉》), 其余两处皆指外感之火^[4]。可见李东垣的“阴火”概念是相对“阳火”而言的, 而“阴火”的涵义, 关键在于正确理解“阴”字。

《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在提到“阴火”的形成时引用了《黄帝内经》原文, 曰“夫饮食失节, 寒温不适, 脾胃乃伤。此因喜怒忧恐, 损耗元气, 资助心火。火与元气不两立, 火胜则乘其土位, 此所以病也”。《调经篇》云: “病生阴者, 得之饮食居处, 阴阳喜怒”。那何为“病生阴者”呢? 《灵枢·百病始生》曰“三部之气各不同,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工作室建设项目(2013 年); 上海市教委科研创新项目(15ZS037); 上海市中医药发展三年行动计划项目(ZY3-CCCX-1-1001)

* 通讯作者: zhxh311@126.com

或起于阴或起于阳，请言其方。喜怒不节则伤脏，脏伤则病起于阴也；清湿袭虚，则病起于下；风雨袭虚，则病起于上，是谓三部。”“病生于阴”与“病生于阳”都是指发病而言，“生于阴”是“得之饮食居处，阴阳喜怒”，而“生于阳”是“得之风雨寒暑”。所有“阴”和“阳”分别指内伤与外感。李东垣引用《黄帝内经》的这段话，已明确了“阴火”是由于饮食劳倦或情志所伤的内伤之火，非从外感受之火。此处“阴火”的含义是从发病的角度来讲的，是“阴火”概念中最为广泛的含义。

2 从正邪角度而言“阴火”为“壮火”

从“火”对人体的作用来讲，可以将人体之火分为“壮火”和“少火”。《素问·阴阳应象大论》曰“壮火之气衰，少火之气壮，壮火食气，气食少火，壮火散气，少火生气。”对于文中“壮火”“少火”的含义，后世注家有进一步的发挥，如张介宾注“火，天地之阳气也。天非此火，不能生物；人非此火，不能有生。故万物之生，皆由阳气。但阳和之火则生物，亢烈之火反害物，故火太过则气反衰，火和平则气乃壮”。将“少火”解释为“阳和之火”、生理之火，“壮火”解释为病理之火^[3]。“少火”是机体一切功能活动的主要动力，可以补充人体的元气，属于正气，而“壮火”可以损耗人体的元气，属于邪气。

李东垣在《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中讨论“热中”时提到“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指出此“火”与人体的元气是相互对立的、正邪制约的关系，彼此互为消长。说明“阴火”在性质上属于消耗元气的“壮火”，是由内伤所引起的能危害人体元气的火热邪气。李东垣在“火”字前冠以“阴”字，似乎正有此意。他在《脾胃论·脾胃虚实传变论》进一步解释为：“元气之充足，皆由脾胃之气无所伤，而后能滋养元气”，指出了脾气健旺则元气充足，如若脾胃虚弱则元气不充，进而根据“一胜则一负”的关系，认为可导致阴火内生，“壮火食气”，并且强调这种“阴火”是以脾胃气虚为基础的。所以从正邪的角度来讲，李东垣的“阴火”属于《黄帝内经》中的“壮火”。

3 从病机角度而言“阴火”为离位之相火

李东垣著作中多次运用“阴火”，病机却不尽相同。然而阴火病机虽然复杂多样，但因李东垣之

学专于脾胃，所以他在论述阴火的病机时，亦以脾胃为关键。有关“阴火”的病机。《脾胃论·饮食劳倦所伤始为热中论》的原文是后世认识阴火病机的直接依据，虽然多位学者已经进行过论述，但由于此段原文义理深奥，后人对阴火一词的争议也多源于对此段论述的不同理解，使得本就模糊的“阴火”的概念更加混乱^[4]。所以我们认为，要分析“阴火”的病机就要先对这段原文进行正确的解读。

原文曰“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起于下焦，其系系于心，心不主令，相火代之。相火，下焦包络之火，元气之贼也。火与元气不两立，一胜则一负。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此段原文看似复杂，观点较多，但通过划分语义层次，可以看出此段原文其实层次分明，论述完整，是一个有机的整体，因此总结其病机。

第一句“若饮食失节，寒温不适，则脾胃乃伤；喜怒忧恐，损耗元气。既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是概述由于饮食喜怒不节，损伤脾胃，损耗元气，进而导致心火独盛。那为什么会“心火独盛”呢？下面接着解释“心火者，阴火也”，说明心火属于“阴火”。这样第一句就可以理解为因为内伤的原因，即“病生于阴者”导致了“阴火”的产生。接着原文从“起于下焦”至“一胜则一负”是进一步通过阐述心火和相火的关系，来说明“火与元气不两立”的观点。回应第一句，元气损耗就产生了“阴火”。我们认为，最后一句“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阴火得以乘其土位。脾胃之气下流，使谷气不得升浮”才是李东垣详细阐述为什么“脾胃乃伤”“元气耗损”后会产生“阴火”的直接证据。

在正常情况下，心火为君火居于上焦，肝肾之火为相火居于下焦，脾胃居于中焦，为全身气机升降的枢纽。《素问·六微旨大论》曰“出入废，则神机化灭；升降息，则气立孤危。故非出入，则无以生、长、壮、老、已；非升降，则无以生、长、化、收、藏。”《素问·举痛论》中也有“百病生于气”的说法，说明气在体内正常地升降出入才能维持人体正常的生理功能。而人体的升降运动主要依赖脾胃的枢纽功能。如李东垣曰“盖胃为水谷之海，饮食入胃，而精气先输脾归肺，上行

春夏之令，以滋养周身，乃清气为天者也；升已而下输膀胱，行秋冬之令，为传化糟粕，转味而出，乃浊阴为地者也。”所以“脾胃气虚，则下流于肾肝，阴火得以乘其土位”明确指出脾胃气虚，升降失常，清阳下陷，下焦相火离位乘其土位，是李东垣“阴火”的核心病机。因此，从病机的角度而言“阴火”为离位的相火，从本篇原文接下来所描写的“阴火”症状来看也能说明其病机为脾胃气虚，相火上冲。

4 从治疗角度“阴火”实质为气虚发热

《素问·至真要大论》曰“劳者温之”“损者温之”，指出对于虚损一类的疾病要用补益的方法治疗。李东垣遵《黄帝内经》之旨，在《脾胃论》中提出，“内伤脾胃，乃伤其气，外感风寒，乃伤其形，伤其外为有余，有余者泻之，伤其内为不足，不足者补之”，以及“甘温能除大热，大忌苦寒之药，损其脾胃”。强调“阴火”是由于饮食劳倦、寒温不适或喜怒忧恐损伤脾胃始得，故要以黄芪、人参、炙甘草温补脾胃，以复其元气，立补中益气汤、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升阳散火汤等为“甘温除热”的代表方剂。

另一方面，李东垣治疗“阴火”除了有“甘温除热”这一治则外，还强调要升阳散火。《素问·六元正纪大论》有“火郁发之”之论，张介宾解释为“发，发越也，故当因势而解之，散之，升之，扬之，如开其窗，如揭其被，皆谓之发”。《灵枢·官能》曰“从上下者，引而去之”，指出治病之要在于能够因势利导。“阴火”既然为脾胃受伤，气机升降失调所导致的上冲之火，那么就要顺其火性炎上之性，故李东垣以柴胡、升麻、羌活、葛根等风药配合辛、甘、温补益之剂升发阳气，引火从上散之，如《脾胃论·随时加减用药法》曰“清气在阴者，乃人之脾胃气衰，不能升发阳气，故用升麻、柴胡助辛甘之味，以引元气上升，不令飧泄也”。

此外，李东垣针对“阴火”的“脾胃气虚、阳气不升、阴火上乘”的病机特点，制定了补脾胃、升清阳、泻阴火之治法，并且创“补脾胃泻阴火升阳汤”，全面体现了他对于阴火的治疗思想，其后所制许多方剂如《脾胃论》之升阳益胃汤、清暑益气汤、通气防风汤、黄芪人参汤等均以此加减变化而成^[1]，这也从另一个方面体现出“阴火”的实质即为气虚发热。

5 病案分析

患者，男，42岁，2009年7月11日初诊。患者口腔溃疡反复发作4年，曾多次于外院就医，服用多种西药及清热解毒中成药，效果欠佳，平日工作辛苦，自觉体倦乏力明显。刻下：舌下及口腔内黏膜多处溃疡伴有疼痛，疮面色白，面色少华，纳谷不馨，大便欠畅，夜寐欠安；舌质淡、边有齿痕、苔薄白，脉濡软。西医诊断：复发性口腔溃疡；中医诊断：口疮；辨证：脾气亏虚，虚火上炎；治法：益气健脾，甘温散火；处方：黄芪50g，太子参30g，党参30g，麸炒白术15g，茯苓15g，茯神15g，夜交藤30g，北柴胡12g，升麻30g，细辛9g，生地黄15g，熟地黄15g，远志9g，枳壳12g，佛手9g，大枣9g。加减治疗3次，随访半年，患者口腔溃疡未复发。

按语：患者平素工作繁忙，自觉乏力明显。因劳倦内伤，损伤脾胃，导致气机失调，上焦之阳不能下降，下焦之阴不能上行，而心火独盛，循经上炎，发为口疮。正如李东垣所言“脾胃气衰，元气不足，而心火独盛，心火者，阴火也”，故治疗以益气健脾为主，同时配合升阳散火之法。方中重用黄芪为君药，配合太子参、党参、炒白术、茯苓、茯神，健脾益气，甘温除热；升麻升举阳气，细辛通利九窍，宣泄郁滞，与升麻合用，一寒一热，相激相成，升阳泻火。另嘱患者合理饮食，避免过度劳累，适当锻炼，以期改善体质，防止反复发作。

参考文献

- [1] 张凤琪.《脾胃论》阴火理论试析[J].上海中医药大学学报,2012,26(3):22-23.
- [2] 张晓峰.《脾胃论》“阴火”探析[J].辽宁中医学院学报,2002,4(2):102-103.
- [3] 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2版.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3:33.
- [4] 胡荫奇,赵佐仁.脾胃学说大师李东垣[M].北京: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0:26.
- [5] 王庆其.内经选读[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40.
- [6] 余伟.从《脾胃论》原文的不同解读多个角度看阴火病机[J].吉林中医药,2008,28(4):237-239.
- [7] 陈明显.蔡淦教授运用“补脾胃、泻阴火”治疗胃肠病经验[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3,28(1):128-130.

(收稿日期:2015-09-21;修回日期:2015-12-26)

编辑:黄健